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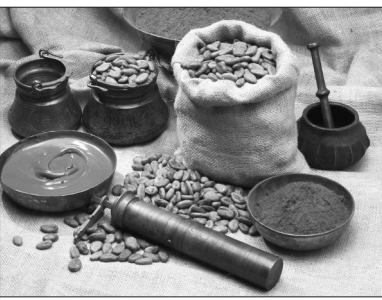


史林寻踪



一杯咖啡一段故事

◆李开周



当咖啡遇到茶

传说是这样的:很久很久以前,一个埃塞俄比亚青年去牧羊,在路边瞧见一棵长满绿叶和红色果子的无名植物。羊去啃绿叶,连果实一块儿吃进去,吃后居然异常兴奋,开心得咩咩乱叫。青年见状,摘下几颗红色果子放进嘴里,随后也跟着兴奋起来。这么神奇的果子,他自然要带回去,请同族人一起品尝,结果全族人都乐疯了,从此上了瘾,并用本族居住地的名称给这种植物取了一个名字——咖法(Keffa),而咖法则在传播过程中慢慢演变成另一个词——咖啡(Coffee)。

咖法位于埃塞俄比亚南部,据说那里的居民是全世界最早品尝咖啡的一群。

传说肯定不如史实可靠,可是那时候整个非洲都没有文字。关于咖啡,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实出自阿拉伯人之手。

公元10世纪,阿拉伯医生拉齐斯(Rhazes)把咖啡写进了药方:将咖啡果晒干,捣碎,熬成药汤,可以缓解疼痛。药方中使用的咖啡果,可能来自埃塞俄比亚,也可能来自非洲其他地方。

公元13世纪,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也门有一位阿訇奥马尔(Ömer),因为犯了错,被流放到非洲南苏丹的米欧萨巴(Mio Saba),在那里他见到了无边无际的野生咖啡树。流放结束的时候,他摘下很多咖啡果,带回也门,剥出种子,试着种植,结果很成功。按照文献记载,也门应该是阿拉伯半岛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,奥马尔应该是阿拉伯世界最早种植咖啡的人,甚至还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种植咖啡的人。非洲虽然早就出产咖啡,但那是野生的,没人种植。

此后一两百年来,奥马尔种植的咖啡树繁衍到整个也门,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。15世纪中叶,也门王朝颁布法令,承认了国民种植和食用咖啡的合法性。15世纪后期,咖啡也从也门向北传播,先传遍阿拉伯半岛,再传到欧洲的伊斯兰教区。此时伊斯兰世界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头正旺,灭掉了拜占庭,征服了埃及,咖啡也跟着土耳其扩张的脚步,来到了埃及和小亚细亚。

阿拉伯文化中蕴含着根深蒂固的商业基因,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扩张的同时,也与外界保持着越来越频繁贸易往来。明朝前期,阿拉伯商人沿

着悠久的丝绸之路抵达中国,牵来狮子与犀牛,换走丝绸与瓷器。与此同时,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的无敌舰队也在经由海路向西挺进,抵达阿拉伯世界的腹地“天方国”,也就是现在的沙特,船上的瓷器、铁锅与茶壶在此受到热烈欢迎。

郑和船队上的成员不喝咖啡,但是喝茶,他们喝茶的方式,以及他们使用的茶具,在阿拉伯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,以至于让阿拉伯人饮用咖啡的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。

15世纪以前,阿拉伯人是这样喝咖啡的:摘下咖啡果,保留果肉,扔掉果肉肉里的种子,晒干,捣碎,煮水,喝汤。

15世纪以后,饮用方式变成这样:摘下咖啡果,扔掉果肉,保留种子,将种子焙干,磨粉,煮水,喝汤。

咖啡的种子自然是咖啡豆,15世纪后期阿拉伯人喝咖啡的方式跟今天完全一样,奠定了现代的咖啡文化。

咖啡文化为什么会发生变革?因为受到了中国茶文化的影响。朱元璋的儿子朱权在《茶谱》中写道,明朝初年上层社会仍然像宋朝和元朝人那样喝茶,而宋元时期的喝茶方式跟今天完全不一样,当时流行一种名为“点茶”的饮茶规范:将茶叶煮熟,漂洗,揉搓,压饼,焙干,喝的时候碾磨成粉,放到碗里用滚水冲匀,或者直接撒在沸水锅里,煮成茶汤。

我们可以想象,当阿拉伯商人进入中国时,或者中国船队经过阿拉伯半岛时,中国的茶以及中国人的饮茶方法一定震撼了阿拉伯人,让他们忽然想到:啊哈,原来茶是这样喝的,那咖啡能不能也这样喝呢?试试如何?哇,比以前好喝多了!于是开始变革。

直到今天,阿拉伯世界的咖啡杯,乃至全世界的咖啡杯,基本形制都跟中国的传统茶杯相似,底下有盏托,侧边有盏柄,完全不像西方世界固有的深杯与高脚杯。这也从侧面说明,奠基于15世纪的咖啡文化是在古代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。

咖啡何时来到中国?

大约在1530年,阿拉伯最古老的城市大马士革出现了全世界第一家咖啡馆。然后在1544年,当时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也出现了一家咖啡馆。就在这一年,土耳其苏丹开始对

咖啡征税,并将咖啡划定为大宗出口商品。为了垄断咖啡贸易,土耳其政府严禁出口咖啡苗、咖啡枝、可能发芽的咖啡豆,只许出口熟咖啡豆。

1615年,最具商业头脑的威尼斯人从土耳其进口熟咖啡豆,在威尼斯开了欧洲第一家咖啡馆。

欧洲人开咖啡馆,利润很低,因为阿拉伯人掐住了咖啡供应的脖子,任何一家咖啡馆想卖咖啡,都得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咖啡豆。为了打破这个局面,欧洲人开动了脑筋。

1616年,一个荷兰人在也门海关躲过检查,偷走了一棵咖啡苗。他乘坐帆船,沿着前贤开辟的新航路返回老家,途经阿拉伯海、印度洋、大西洋、英吉利海峡,终于将咖啡苗成功带回了荷兰。那棵小苗被他细心呵护,种在阳光充足的玻璃缸里,否则在路上就枯萎了。

这棵小小的咖啡苗茁壮成长,繁衍出无数后代,截至1656年荷兰殖民者占领斯里兰卡的时候,咖啡不但已经遍及荷兰的高档植物园,而且还在向东南亚拓展,不久就在温度更适宜的锡兰岛上开辟了大片的咖啡种植园。

1714年,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幸得到荷兰赠送的礼物:一棵咖啡苗。路易十四如获至宝,把它移栽到巴黎加丁植物园的温室里。1720年,加丁植物园的咖啡苗从一棵繁衍到700棵,继荷兰之后,法国一跃成为欧洲第二个拥有咖啡树的国家。

1723年,法国军官德·克留((De Cleo)从加丁植物园偷走一棵咖啡苗,种在玻璃箱里,携带到美洲加勒比海的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岛。1726年,这棵咖啡开始结果。1777年,马提尼克岛有了1800棵咖啡树。

1727年,葡萄牙驻巴西的殖民官帕赫塔(Paheta)想在巴西种植咖啡,向荷兰和法国申请一袋可以种植的咖啡豆,两个国家都不肯给。帕赫塔另辟蹊径,通过法属圭亚那的总督夫人帮

忙,将来自法国的生咖啡豆藏在一大束鲜花里,运回了巴西,从此巴西也开始种咖啡。

印度半岛气候温暖,四季如春,像中南美洲一样适合种咖啡。1630年,印度南部的穆斯林林巴巴·布丹(Baba Budan)去麦加朝圣,临走时偷偷将七颗咖啡豆贴在肚皮上,躲过了监管,带回了老家,从此咖啡的子孙在印度繁衍生息,绵延至今。

简言之,咖啡原产非洲,被阿拉伯人发扬光大,再从阿拉伯传播到欧洲、美洲和亚洲,传播过程充满惊险,可以拍成一部探秘类纪录片。

说了这么多,还没提到咖啡何时来到中国。

鸦片战争前,清朝闭关锁国,只留广州一个通商口岸,欧洲人频繁抵达广州,找不到咖啡馆,只能自己开店。大约1836年前后,就在今天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附近,丹麦人开了一家咖啡馆,那是广州的第一家咖啡馆,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咖啡馆。

查嘉庆年间编纂的《广东通志》,第九十五卷《物产·谷类》记载:“有黑酒,番鬼饭后饮之,云此酒可消食也。”这里的“黑酒”正是咖啡,那时绝大多数华人都认识咖啡,以为是黑色的酒。

进入民国,西风进一步东渐,留洋读书成为时髦,接触咖啡的中国人越来越多。

那些在民国时成名的人,如徐志摩、郁达夫、郭沫若、林徽因、冰心、胡适、巴金、老舍……包括金庸的岳父蒋百里、黄健翔的祖父黄大暹,都留过学。他们要么留学欧美,要么留学日本,而无论欧美还是当时的日本,咖啡文化都很盛行。

1948年2月,我国一位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在日本疗养,还写信给国内的朋友抱怨,说她雇的日本保姆只会煮饭,不会煮咖啡,生活颇有不便。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?说明在留学生群体中,喝咖啡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

《圣经》有云“日光之下,并无新事”,在巨变的20世纪,这句话早已过时,太阳底下发生了太多新鲜事。

100多年前,面对凶神恶煞的美国白人,印第安部落领袖、西雅图酋长在《这片土地是神圣的》一文中写道:“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,转让给你们,你们一定要记住:这片土地是神圣的。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。没有了动物,人类会怎样?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,人类也会灭亡。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会降临到人类身上……我们深知:大地不属于人类,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。”

后来的结果表明,西雅图酋长语重心长的忠告并没有、当然也不可能引起征服者的注意,接下来北美大陆便掀起了工业化狂潮。

在全球知名环境史学家、《太阳底下的新鲜事: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》作者约翰·麦克尼尔看来,自400万年前诞生之时起,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便从未停歇,否则,人类不可能从强者如林的自然界中脱颖而出是,整个20世纪,与其说人类是在改造自然,不如说是在榨取仅有的资源,“许多足以造成生态变迁的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出现: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、人口大幅增加、经济快速增长,与之相伴的,当然还有亚马逊雨林的退化、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、伦敦的空气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全球变暖……”

麦克尼尔用详实的数据证明,人类生活的环境正在快速改变。表面看,今天全球人口已突破72亿大关,取得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骄人成绩,但人类肆意堆填,对自然的掠夺贪婪无度,全球约有1/3地表正遭受各种形式的土壤退化,而且大多还是“不可逆的破坏性;而20世纪末人类直接消耗了整个地球可用淡水径流总量的18%,另有54%以其它方式挪用,此外20世纪有数千万人死于水源污染。

2015年,美国知名记者、优秀科普作家、《纽约客》环境观察员和评论员伊丽莎白·科尔伯特推出《大灭绝时代:一部反常的自然史》一书,提出了一个重要预言,那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正在经历新一轮“大灭绝”。据统计,全部筑礁珊瑚虫物种的1/3、全部淡水软体动物物种的1/3、鲨鱼和鳐鱼的1/3、全部淡水软体动物物种的1/3、全部爬行动物物种的1/5,以及全部鸟类的5/6,都在走向各自的灭亡。而世界自然保

满卷书香

无法回避的未来与生态

· 禾刀

护联盟(IUCN)公布的2011年《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显示,在生存状况已知的59508种生物之中,有19265种濒临灭绝,占总数的32.4%。

可以肯定的是,人类对大自然的贪婪透支,使“大灭绝”现象正在产生加速效应。另一方面,虽然深隔水深火热,却如同温水煮青蛙,人类对于正在遭受的危险并未表现出应有的重视,更谈不上恰如其分的应对。

1972年国际科学家团队撰写的报告《增长的极限》指出,“如果世界经济持续目前的正常发展路径,人口继续增长,各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挖煤、钻油、生产食物并排放大气污染物,那么到了2100年,社会与环境就会崩溃”。1997年,科斯坦萨及其团队经过研究,直接给“增长的极限”精确地下了一个定值:33万亿美元——如果全球GDP(当时)中涵盖环境和“自然资源”预算,那么很可能会增长到33万亿美元。

33万亿美元后,人类将何去何从?没有自然资源的持续输血,人类还会存在吗?对此,麦克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,在20世纪,人类已经开始拿地球的未来掷骰子,而且对游戏规则全然无知。说“全然无知”未必言过其实,不管是出于象征意义,1997年12月,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签订,但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退出,该协议书实际大打折扣。而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,原本是人类协调共治温室效应的又一契机,结果又在各方斤斤计较中再度夭折。

毫无疑问,自然生态不断恶化的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当前人类自以为成就非凡的发展策略“在生态上无法永续,只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生态还能维持多久,或者即使真能维持下去还会发生什么事”。基于这一问题,麦克尼尔尝试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建议,即如果历史能与生态真正相互整合,或者说当它们相互整合时,我们将对过去有更好、更完整、更吸引人、更全面,可以说更复杂的概念。

这句话略晦涩全面,译成当下的话语体系应是,在当前政绩评价体系,切入科学生态政绩评价体系,让生态友好成为牵引人类发展的重要规则。真正的困难或在于,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诸多短视恶习,短期内如何才能能绝迹?



流光飞舞

咱们父子还有几面缘

· 叱狼

在故乡那个偏远的山沟里,父亲一辈子忠诚于那几亩旱田。父亲晚来得子,直到近40岁,才添了我。

在村上,我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,双手捧回大红色录取通知书时,乡亲们围拢上来,啧啧羡慕说:“瞧瞧,老康有福气哟,儿子争气啊!”村东四爷捋着白胡须,说:“康家娃光宗耀祖噢,咱村上,古时连个秀才都没出过……”那几年,父亲脸上总是泛着无法抑制的喜悦与自豪。

研究生毕业后,忙于打拼,尤其结婚生子后,我与父母更是聚少离多,难得回去。

父亲不善言谈,性情温和,以往从无喝酒的嗜好。然而,这几年,尤其是患了一次脑梗后,身体不太灵便了,他竟隔三差五地去村上小卖部,买了酒,回家自斟自饮。母亲劝阻他,他说喝点儿酒好,活络血脉。母亲便不再多

说。可父亲饮酒无节制,经常会喝高,然后就独自呆坐在屋檐下。

母亲曾私下跟我说,你爸以往不是这样,如今老糊涂了吧?去年回去,我跟父亲交流闲谈,并未察觉异样,也没看出任何老年痴呆的征兆。

今年中秋过后的一个晚上,我还在单位加班,父亲来电话了,一听他喊我乳名的音调,我就知道,父亲喝多了。我嘘寒问暖两句,父亲只是说:“没事儿,都好哩。”再问他有啥事?他带着酒气,磕绊着说:“老哈家在县城上班的娃子,回来看老哈啦,天擦黑儿时,俺在村口碰到咧……”父亲大概真喝多了,或者有点儿糊涂了,竟毫无缘由地聊这个,让我感到纳闷。

老哈家儿子牛惠智比我小一岁,当年大学没考上,后来读了职校。我追问说:“哟,十年来没见

过他了,他现在生活咋样?”父亲讷讷地说:“不知道,反正到了周末,常见他回村。”

由于加班任务重,电话里,我劝着父亲少喝点儿,便匆匆挂断了。

约莫又过了一个多月,电话里跟母亲闲聊时,母亲又唠叨起父亲喝酒的事儿。母亲说:“咋儿,你爸又喝多咧,你老哈叔也在,你爸一个劲儿说:‘老哈啊,还是你日子好哎,娃子离得近,周末都回来……’”电话另一端,母亲还在不紧不慢地絮叨着,可她这一句,却如同一根针猛地扎了一下我的心。

说实话,直到现在,我仍是父亲的骄傲,而且在村上,乡亲们还经常以我为榜样教育娃子:要好好学习,将来走出大山,走向繁华的大都市。然而,怎么也没想到,这反而也恰恰成了父亲羡慕别人的痛点。因为我不仅走

出了大山,而且这一走就离家3000多里,又忙于工作生活,一年到头难得回去看望父母。早年,我曾把父母接到南方,但父亲住不惯,来过两次,再也不肯来了。

前思后想,我暗自猜度,年迈的父亲如今时常饮酒,或许与此有关,这虽然难以断言,但至少可以肯定:父亲岁数越来越大了,没有儿孙绕膝陪伴,他的内心越发孤寂了。

时隔不久,去北方出差,我执意绕路回去看看。那晚,父亲很开心,要我陪他喝两盅。碰杯间,我劝父亲少喝,莫伤身体,父亲也劝我,工作上要撸起袖子加油干。后来,父亲又老调常谈聊起我小时候如何顽劣,还如数家珍地抖落我儿时的那些糗事儿。

我和父亲尽兴地聊着喝着,不知不觉中,我俩都喝得有些

多了,父亲突然微微仰起头,说:“俺这身子骨,不知道还能熬上几年,从你上次回来,咱父子有11个月21天没见面咧,往后的日子呀,咱们父子不知道还有几面缘哟,估摸着,扳着手指数得清。”

父亲嗓门不大,声调不高,却重重地击碎了我的心房,我顿时泪流满面了,却又无言以对。曾经,放长假时,我总想带妻子去旅游,却很少想过赶回去陪父亲;曾经,该休年假了,总觉得工作重要,于是主动放弃了,也很少想到回老家,看望身体每况愈下的老父亲;曾经,电话里,我只是关注父母缺不缺钱花,却很少关心父母过得究竟如何?还有没有扰心的事儿。

返回路上,我反思着,自责着,也认真筹划着,何时再回去,陪陪老父亲。